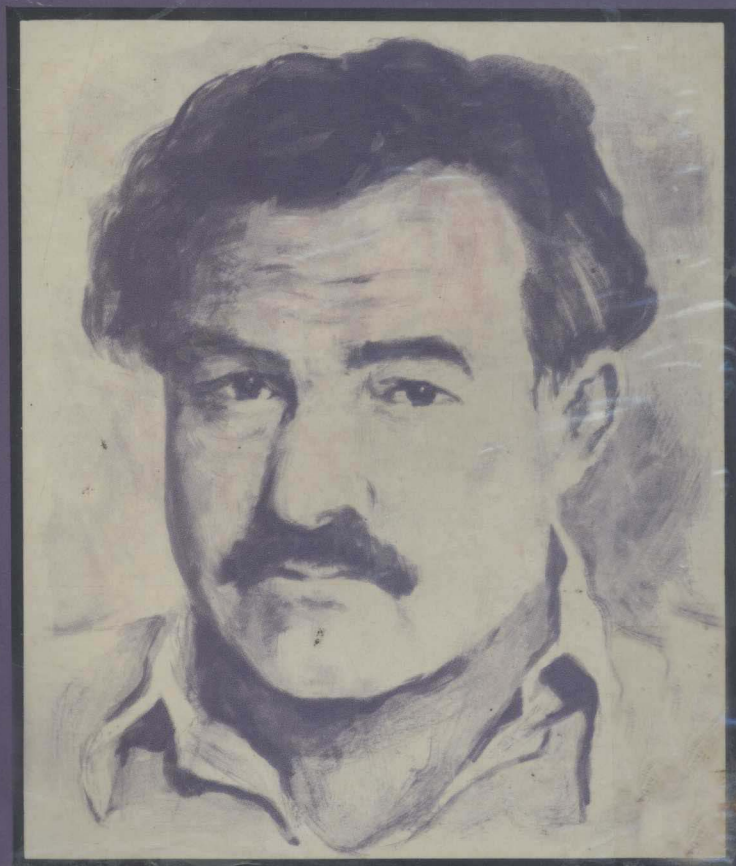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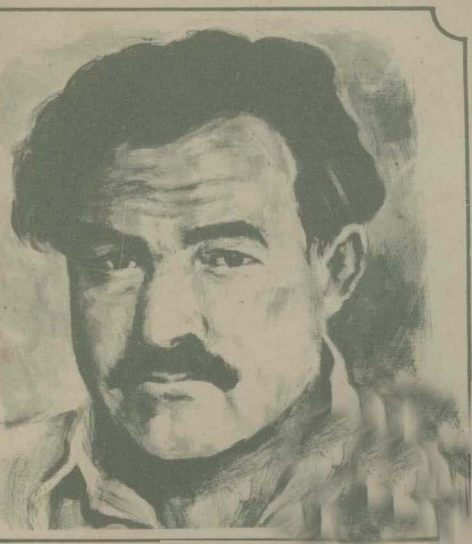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48

戰地鐘聲

海明威 著 宋碧雲 譯





戰地鐘聲

——遠景精選版——

戰地鐘聲

世界文學全集 R④⑧

著者	海明威
譯者	宋碧雲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 36-575號信箱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7 8 7 1
門市部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3 9 4-1 9 6 0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台北市興寧街24-9號
定價	新台幣150元 港幣元
初版	中華民國68年6月
再版	中華民國69年7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他騎在佈滿松針的赤褐林地上，下巴枕着交疊的手臂，陣陣微風拂過高高的松樹頂。他騎臥的地方坡度不大；但是再往下，山坡就十分陡峭了，他可以看見柏油路面暗黝黝拐過隘口。一道清溪和路面平行，他看見隘口下方有一座鋸木廠聳立在溪邊，也看見水壩的瀑布在夏日的豔陽下銀晃晃的。

「那是鋸木廠？」他問道。

「不錯。」

「我不記得了。」

「你來過以後就建了。老工廠遠在那一邊；隘口下面。」

他把影印的軍事地圖攤在林地上，仔細觀察。老頭子回頭望。他是一個短小結實的老人，身穿黑色的農民罩衫和灰色畢挺的長褲，腳上穿着麻繩底布鞋。一路爬上來，他還氣喘吁吁的。他們扛來兩個沉重的背包，他的手摺在其中一個背包上。

「那麼，這兒看不見那座橋囉。」

「看不見，」老頭子說：「這是隘道的緩坡，溪水流得很慢。再下去，路面隱入樹叢中，坡度突然增大，有一個峻峭的峽谷——」

「我想起來了。」

「那座橋橫跨峽谷兩端。」

「他們的守備隊在哪裏？」

「你看到的那座鋸木場就有一支守備隊。」

年輕人一面瀏覽四方，一面從褪色的棕黃法蘭絨襯衫口袋裏拿出一架望遠鏡，用手絹兒擦擦鏡頭，扭轉目鏡，於是鋸木廠的房板突然清晰呈現在鏡中，他看到門邊的木凳；還有放圓鋸的廠棚飄出來的一大堆木屑，和一條對岸山邊運木頭過來的寬溝。小溪在鏡裏顯得清澈又平滑，瀑布下方，水霧隨風飄送。

「沒有哨兵嘛。」

老頭子說：「鋸木廠有炊煙，繩子上也晾了衣服。」

「我看到了，不過沒看到哨兵。」

「也許他躲在陰涼的地方，」老頭子解釋說：「那邊現在很熱。他一定在末端的陰影裏，我們看不見。」

「可能。下一支守備隊在什麼地方？」

「在橋下。那是修路員的小屋，離隘道頂端五公里。」

「那邊有多少人？」他指着鋸木廠說。

「大概四個人，加上一位班長。」

「下面呢？」

「更多。我再查看看。」

「橋上呢？」

「通常是兩個人，兩端各一名。」

「我們需要不少人手。你能找到多少人？」他說。

老頭子說：「你要多少我都能找到，現在山裏人很多。」

「有多少？」

「不止一百個，不過他們分成很多小隊。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們研究過橋樑的形勢，我再告訴你。」

「你不要現在去看看？」

「不。現在我希望找一個存放炸藥的地方，我希望絕對安全，離橋邊儘可能不超過半個鐘頭的路程。」

老頭子說：「那倒不難，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離橋邊全是下坡路，但是現在我們要認真爬一段才到得了那兒。你餓不餓？」

年輕人說：「餓了。不過我們等一下再吃，你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他居然忘記，真是壞兆頭。

老頭子說：「安瑟莫。我叫安瑟莫，是阿維拉淺谷區人，我幫你扛那一個背包吧。」

年輕人高高瘦瘦的，一頭金髮佈滿日晒的斑紋，面孔飽經風霜日炙，身穿一件褪色的法蘭絨襯衫和一條農民褲，腳穿麻繩底布鞋，他身子向前傾，手臂伸進背包的一條肩帶裏，把重重的背包扛在肩上。又將另一隻膀子伸過另一條肩帶，背部均勻分擔包袱的重量。剛才扛背包的地方，襯衫還濕淋淋的。

「我背上了。我們怎麼走法？」他說。

「往上爬，」安瑟莫說。

他們被包袱壓得直不起腰來，汗流浹背，在山邊的松林裏一步一步往上爬。年輕人看不到路徑的軌跡，但是他們一直繞着山丘爬呀爬的，現在穿過一條小溪，老頭子不斷沿着嶙峋的溪床邊往前走。路愈來愈陡，愈來愈難爬，最後溪水似乎由頭頂的花崗岩架驟然滾落，老頭子在岩架底部等年輕人跟上來。

「你爬起來吃不吃力？？」

「還好，」年輕人說。他揮汗如雨，大腿的肌肉因為爬陡坡而陣陣抽痛。

「在這兒等我。我先去通知他們。你不想扛着那玩意兒挨一槍吧。」

年輕人說：「連開着玩兒都不行。遠不遠？」

「很近。你叫什麼名字？」

「羅勃特，」年輕人回答說。他把背包放下來，輕輕擱在河床邊的兩個石堆上。

「羅勃特，那你在這兒等我，我再回來接你。」

年輕人說：「好。不過，你是不是打算由這條路走下橋邊？」

「不，到橋邊另有一條路。比較近，也比較好走。」

「我不希望這些東西離橋邊太遠。」

「你看好了，如果你不滿意，我們再換地方。」

「我們再看吧。」

他坐在背包旁，望着老人攀上岩架。爬起來並不吃力，看他不用搜尋就找到了扶手的支點，年輕人知道他一定爬過許多回了，但是上面的人都小心不留下任何形跡。

年輕人名叫羅勃特·約丹，他飢腸轆轆，而且非常擔憂。他常常感到飢餓，但是難得憂愁，因為他不重視自己的遭遇，而且憑經驗得知：在敵後活動實在太簡單了。你若有一名好嚮導，在敵後活動和穿過敵人的戰火都非常輕鬆。唯有你自己太重視本身被捕後的遭遇，才會把事情弄得複雜而艱深，此外還要決定信賴那些人。你必須完全信賴合作的人手，否則就根本不要相信他們，這件事你得自己決定。他不是擔心這些，不過還有其他的事情。

這位安瑟莫是一名好嚮導，他可以在山區來去自如。羅勃特·約丹腳力也不錯，天還沒亮就跟着老人走，他知道這個老頭兒真能害他累死。目前羅勃特·約丹樣樣都信得過安瑟莫老頭，只有判斷方面例外。他還沒有機會考驗他的判斷力，何況判斷是他自己的職責。不，他不擔心安瑟莫，炸橋的問題也不比其它的問題艱深。凡是叫得出名字的橋樑，他都有辦法炸掉，而且他炸過各種規模和結構的橋樑。兩個背包裏有足够的炸藥和各種裝備，就算這座橋比安瑟莫說的大兩倍

，也能適時炸毀，安瑟莫一九三三年徒步到莊園村，曾經走過這座橋，前天晚上高茲將軍在伊斯基里亞外面的樓屋上也讀過這方面的資料給他聽。

「炸這座橋根本算不了什麼，」高茲用鉛筆指指大地圖說，燈光映在他疤痕累累的光頭上，「你明白嗎？」

「是的，我明白。」

「根本算不了什麼，光是炸掉這條橋還不算成功。」

「是的，將軍同志。」

「應該配合攻擊的時間，在指定的時刻把橋炸斷。你自然明白這一點。這是你的權利，而且理當如此。」

高茲看看鉛筆，然後用鉛筆輕扣門牙。

羅勃特·約丹悶聲不響。

「你明白這是你的權利，而且理當如此，」高茲看看他又點點頭說。現在他用鉛筆敲敲地圖。「我應該這麼做，我們却沒有辦法做到。」

「爲什麼，將軍同志？」

「爲什麼？」高茲氣沖沖說：「你看過多少次攻擊，你還問我爲什麼？誰能保證我的命令不更改？誰能保證攻擊不取消？誰能保證攻擊不延後？誰能保證攻擊能在預定時刻六個鐘頭內開始？可有一次攻擊能完全遵照計劃？」

「若是你的攻擊戰，就會準時開始，」羅勃特·約丹說。

高茲說：「永遠不是我的攻擊戰。由我指揮，但是不屬於我。砲兵不是我的，我得申請調用。就算他們有足够的兵力應召，我也從未獲得要求的數量。這還不算什麼，還有別的事情，你知道這些人，我用不着一細述，總有問題出現，總有人阻擾。所以現在你一定要弄清楚。」

「那什麼時候炸橋呢？」羅勃特·約丹問道。

「等攻擊發動以後，攻擊一開始就炸，但是不能提前動手，那麼敵軍就不能從那條路增援了。」他用鉛筆把一把說：「我要確定那條路沒有一車一卒走過來。」

「什麼時候進攻？」

「我會告訴你。不過，你只能把這個日期和時間當做約略的指標，你必須事先準備好，進攻開始，你再炸橋。你明白嗎？」他用鉛筆提出指示。「那是他們增援的唯一通路，他們的坦克、大砲、甚至卡車只能由那條路開往我進攻的隘口。我得確知橋樑已斷。也不能提前炸，否則攻擊萬一延後，他們會把橋修好。不。一定要開始進攻你才炸橋，我要確知那座橋毀掉了。那兒只有兩支守備隊。帶路的人剛從那邊回來。據說這個人非常可靠。你馬上就知道了。他在山區裏有同伴，你要多少人，就找多少人。儘量少用，但是人手一定要足，這些事情我用不着告訴你。」

「我怎麼斷定攻擊開始了呢？」

「這回要出動整整一師的兵力，事先會轟炸敵區。你耳朵不聾吧？」

「那麼飛機拋下炸彈，我就可以斷定攻擊開始了？」

「你不能永遠這麼推斷，」高茲說着搖搖頭，「但是這一回倒可以，攻擊由我指揮。」

「我懂了，我可不喜歡這樣。」羅勃特·約丹說。

「我也不太喜歡。你若不想幹，現在直說好了。你若自以爲辦不到，現在說吧。」

「我願意幹，我會辦妥的。」羅勃特·約丹說。

「有這一句話就行了，」高茲說：「一切人車都不能過橋，絕對不成。」

「我明白。」

高茲又說：「我不喜歡叫人做這種事情，又這麼做法。我不能命令你去做。我知道自己設下這種情境，你也許會逼得採取什麼措施。我說明很仔細，你完全瞭解，也知道一切可能的困難，和這件事的重要。」

「橋樑炸斷了，你們怎麼進軍莊園村？」

「我們攻下隘口，再去準備修橋。這是很複雜很優美的一次作戰。總是那麼複雜那麼優美，計劃在馬德里擬出。這又是失意教授維生·羅佑的傑作。我指揮進攻，照例又是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作戰。雖然如此，倒是很有希望。這次我比往常樂觀多了。毀了那座橋，可能會成功。我們可以攻下西戈維西。你瞧，我告訴你怎麼走法。你明白吧？我們攻的不是隘道頂端。我們守這裏，遠在那一頭。看哪——這裏——就這樣——」。

「我寧可不知情，」羅勃特·約丹說。

「好吧。反之你的包袱也輕一點，是不是？」高茲說。

「我寧可不知道。那麼，不管出了什麼事，我都不會說出來。」

「不知道比較好，」高茲用鉛筆敲敲前額。「我多少次希望自己不知情。不過，炸橋有關的事情，你完全清楚吧？」

「嗯，那件事我很清楚。」

「我相信你完全清楚，我不對你訓話。現在我們喝一杯，話講太多我都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名字用西班牙文念起來顯得好滑稽，霍丹同志。」高茲說。

「將軍同志，高茲用西班牙文怎麼念法？」

「霍茲，」高茲露齒一笑，聲音壓在喉嚨裏，彷彿重感冒似的。他叫道：「霍茲。漢納·霍茲將軍同志。我若知道『高茲』在西班牙文中是什麼讀法，我一定會選一個更好的名字才來參戰。我一想到自己來指揮全師，可以任選一個名字，我就選了『霍茲』。漢納·霍茲。現在要改也來不及了。你喜不喜歡別動隊的戰法？」那是俄國人對敵後游擊隊的稱呼。

「很喜歡，」羅勃特·約丹說。他露齒一笑，「野外生活很健康。」

高茲說：「我像你這個年紀的時候也喜歡。聽說你炸橋的技術很高明，很科學化。這只是傳聞，我沒有親眼看過。也許沒有這回事，你真的炸過很多橋？」現在他開玩笑來了。他把那杯西班牙白蘭地遞給羅勃特·約丹。「你真的炸過？」

「偶爾。」

「這座橋最好不要來什麼『偶爾』囉。不，我們別再談這座橋了。那座橋的事情你完全瞭解

。我們很正經，所以才能開大玩笑。喏，你在敵後有很多女朋友吧？」

「不，沒有時間找女朋友。」

「我不同意。職務愈不規則，生活也愈不規律。你當的是非正規軍，還有你的頭髮也該理了。」

羅勃特·約丹說：「我必要的時候才理髮，」他如果像高茲那樣剃光頭，才真是活見鬼呢。

「沒有女朋友，我已經有够多心事可想了。」他繃着臉說。

「我該穿什麼制服？」羅勃特·約丹問道。

高茲說：「不必穿。你的頭髮也沒有問題，我是逗你的，你和我不一樣。」高茲說着，又把玻璃杯填滿。

「你不能只想女朋友，我則根本沒有想過。我何必想呢？我是蘇聯將軍，我從來不想，別誘我去想她們。」

一個參謀人員正坐在椅子上研究一張畫板上的地圖，他用羅勃特·約丹聽不懂的語言向高茲發牢騷。

高茲用英文說：「閉嘴，我想說笑就說笑。因為我一本正經，所以才能開玩笑。現在喝完這一杯，然後走吧，你明白了，呃？」

「是的，我明白了。」羅勃特·約丹說。

他們握握手，他敬完禮出來，走向參謀車，老頭子等得睡着了，於是他們搭那輛車駛過瓜達

拉馬，老頭子還在睡，然後沿着納瓦西拉達大道開往阿爾卑斯登山社的小屋，羅勃特·約丹睡了三個鐘頭，他們才動身來這裏。

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高茲那張晒不黑的古怪白臉、老鷹般的雙目、大鼻子、薄嘴唇和佈滿皺紋及傷疤的光頭。明天晚上他們就要沿路大摸黑開往伊斯科里亞郊外；一大串卡車黑鴉鴉載滿步兵；大家扛着沉重的裝備爬進卡車，機槍排把槍砲抬到卡車上；坦克車順着滑材登上長型的坦克貨車；全師出動，晚上好開拔準備進攻隘口。他不考慮這些事情。與他無關。那是高茲的事。他只有一件事情要做，他只要想那件事就成了，而且他必須想得清清楚楚，面對眼前的一切，不能太擔心。憂愁和害怕一樣糟糕，只會把事情搞得更艱難。

現在他坐在溪邊，看清水流過岩石下，他發現對岸有一叢密密的水田芹。他涉水過溪，摘了兩把，用流水沖淨泥濘的菜根，然後坐在背包旁，啃食潔淨清涼的綠葉和又脆又辣的葉莖。他跪在溪邊，把自動手槍沿着槍帶推到腰後，免得弄濕，雙手按着兩個石堆，低下頭喝水。溪水冷得刺人。

他雙手支起身子，回頭一看，老頭子正由岩架走下來。有一個人和他同行，也穿着黑色的農民單衫和深灰色的長褲，這種服裝在本省幾乎像制服一樣普遍。他腳穿麻繩底布鞋，背上掛一把卡賓槍。這個人光着腦袋，兩人像山羊般爬下岩塊。

他們走向他，羅勃特·約丹連忙站起來。

「你好，同志，」他對那個身揹卡賓槍的人笑笑說。

「你好，」對方滿心不情願地答禮說。羅勃特·約丹看看此人陰森森、滿臉短鬚的面孔。圓滾滾的，頭形也很圓，緊貼着雙肩。眼睛很小，雙目分開，耳朵小小的，貼在頭部兩側。他是一個粗壯的男人，高度大約五呎十吋左右，手脚都很大。鼻形曲折，嘴巴一角曾受過刀傷，隔着短鬚還可以看出他上唇到下頰的一道長疤。

老頭子對他點頭微笑。

「他是這兒的領袖，」他露齒一笑，然後彎起膀子，彷彿要展露二頭肌似的，然後半開玩笑瞻仰那位帶卡賓槍的男人。「很壯的一條漢子。」

「我看得出來，」羅勃特·約丹說着又露出笑容。他不喜歡此人的相貌，心裏根本不想笑。「你有什么身份證明？」帶卡賓槍的男子說。

羅勃特·約丹打開袋口的安全別針，由法蘭絨襯衣的左胸袋裏拿出一張折疊的文件，交給那個人。對方打開來，多疑地看了一眼，又捏在手裏翻來翻去。

羅勃特·約丹發現，他原來不識字呢。

「看看上面的圖章，」他說。

老頭指指圖章，帶卡賓槍的男子研究了一下，又夾在手指間翻來翻去。

「那是什麼章？」

「你沒見過？」

「沒有。」

「有兩個。一個是軍事情報處，一個是參謀總部。」羅勃特·約丹說。

「是的，我以前看過那個大印，不過這裏由我指揮，」他綑着臉說。「你那背包裏是什麼玩意兒？」

老頭子得意洋洋說：「炸藥。昨天晚上我們摸黑通過敵人的戰火，今天扛着炸藥爬了一整天。」

「我可以用作藥，」揸卡賓槍的男人說。他把文件還給羅勃特·約丹，上下打量他。「是的，炸藥我用得着。你帶多少來給我？」

羅勃特·約丹心平氣和說：「我不是帶炸藥給你，這些炸藥另有用途。你叫什麼名字？」

「與你何干？」

老頭子說：「他叫帕布羅。」揸卡賓槍的男子陰森森看着他們兩個人。

「好。我久仰大名，」羅勃特·約丹說。

帕布羅問他，「你聽到我什麼？」

「聽說你是一個傑出的游擊隊首領，你忠於共和國，以行動證明你的忠心，你不但嚴肅而且勇敢，參謀總部要我問候你。」

帕布羅問道：「你在哪兒聽到這些話？」羅勃特·約丹知道他對這些好話並不領情。

「由貝塔戈到伊斯克里亞，一路都聽人說，」他列出戰線那端的一大串地名。

「我在貝塔戈和伊斯克里亞都沒有熟人，」帕布羅告訴他。